

# 联络校友 凝聚清华

## ——记大洋彼岸的鸿雁

○ 徐友春（1970届）

### 体坛“黄牛”不老 心系校友情深

1980年，正当《清华校友通讯》复刊号即将开印之际，突接纽约来鸿，内附一张《北美日报》，刊登了盛赞1933届校友黄中孚“一手牵回中美‘家人’离失之情”的报道。黄中孚受母校一学友之托，经十个月的多方努力，几经周折终于为昆明施维君女士找到了离失三十多年的美籍姑母海伦。施女士的生父是二战时驻昆的美国飞行员约翰·巴

杰克，1947年在华去世，其母是中国人。这一佳事得成，黄中孚功德非浅。

黄中孚（1909~2005），广东梅县人。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工学院，后转入新成立的地学系。1933年毕业留校任体育助教，1935年在马约翰教授的推荐下前往美国麻州春田大学专攻体育学，1936年获体育学士学位，后回国任国立四川大学体育部主任，西南联合大学体育部讲师等职。1947年移居香港，转

而经营旅运事业达14年，在此期间有机会与各国校友接触、联系，是当地清华人消息和动态的“灵通人士”。1965年迁美在纽约市定居后，仍热心保持与各地校友广泛联系，曾任纽约清华同学会会长多年。校友们都亲热地称呼他“黄牛”。

“黄牛”的雅号，来自1929届方恩绥在1929年春母校周刊上的大作《春季运动会花絮》，“……大一新生姓黄名中孚，居然连中三元，三跳（跳远、三级跳、撑杆跳）第一，个人总分第一。体力超群，荣获冠军。同时任足球队中坚，踢得两脚一头好球，勇武精时。现众意应赐封‘黄牛’世袭爵位……”，从此“中孚”的桂名寢息。他是美洲地区清华校友热心的联系人，他说：“我这个‘黄牛’足球可是踢不动了，但我愿意一辈子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老黄牛’”。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他积极地组织秩年活动，



1980年黄中孚（右一）、蒋南翔、荣高棠、刘达、林克等在清华大学第23届学生运动会主席台上

热情地回母校参加校庆聚会。1983年校庆，恰逢1933届毕业生五十周年喜庆，年逾古稀的“黄牛”青春焕发，“牛劲”十足地投入校庆活动。他打印了206封庆贺信，寄给在世界各地的历届校友，均获良好响应。接着，便是一一次次频繁的“水、陆、空”旅行，一连串欢乐的聚会畅谈。1992年，五级（1933届）筹备庆祝毕业60周年，当时五级健在的校友约60人，国内40人，海外20人。筹备组约定国内由尚传道、陈德君同学负责联系，海外联络的任务由黄中孚、黄仕林同学负责，定于1993年4月母校校庆82周年时返校举行庆祝活动。当时年已84岁高龄的黄中孚不顾长途旅行的劳累，从美国赶来和校友团聚。黄中孚担任聚会活动的司仪并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到会虽然只有14人，但大家畅叙离别之情，洋溢着一片喜庆气氛。1999年校庆日，他和孙增爵夫妇一起，远渡重洋，从美国回到母校，庆祝1933届校友入学70周年。那年他已经90岁了。

1984年他专程回国欢度校庆。4月24日他在北京清华园欢度校庆；5月1日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参加校庆活动；8日又到香港参加校庆聚会；13~23日在泰国曼谷探亲期间与两位1933届校友欢聚；28日又回国到昆明，专访阔别三十八年的西南联大旧址，瞻仰了闻一多先生墓及冯友兰撰书的联大纪念碑文，同五十余位1929~1930届在滇校

友聚会。6月间，在成都四川大学，他与三十位校友欢聚，他们欣然采纳了“黄牛”的建议，准备筹建成都校友联络组织。在重庆西南师范学院，他与教育学博士张敖荣（1928届）畅叙。在武汉水利学院，他与十六位校友聚会。在南京期间，他住在刘汉（1934届）家，也见到了十余位校友。6月18日，上海校友也热忱地欢迎了“黄牛”，1933届及三十年代的校友十九人在著名的“老人和”饭店宴请他。19日，四十年代校友三十人在上海市政协邀他茶叙。21日，二十至八十年代校友三十余人与他茶叙。三次聚会气氛都十分热烈，洋溢着“同根生”的深情厚谊。校友们交口称赞说：“还是‘牛劲’不减当年啊！”谈及这次回国欢度校庆，黄老津津有味地说：“这次欢度校庆，对我真是莫大的快乐和享受。”“我如此热衷于校庆活动，为的是让校友们互知动态，保持情谊，也为了继承发扬清华的‘自强不息’精神”。

2000年，黄中孚在北京参加了母校89周年校庆活动后，归途中到上海看望了老校友及已故老校友的夫人。他向老校友讲述了在清华园参加校庆活动的情况。大家称赞他以92岁的高龄独个来往于中美之间跨越太平洋的体力和勇气，他说这就要归功于母校和恩师马约翰的培养。这一年，他风尘仆仆，跑遍了半个地球。6月初驾临美国西雅图访问，6月

3日，几位校友在此相聚，十分愉快。7月9日，又赴巴西，为1933届92岁的老校友迟镜海祝寿。他深情地说：“同学会之责任在联系各地校友，照顾他们的生活。如某校友不幸逝世，其配偶及子女亦应视同校友，予以妥善照顾之。”

《清华校友通讯》经常有他行踪的报道：

1983年，黄中孚先生自美返国观光，亦曾在昆明小做逗留，联大校友多人闻讯前往旅邸访晤。

黄中孚校友于1985年8月下旬第三次路经广州。他是广州校友会的奠基人。黄老第一次回国经广州前，事先来信指定要在广州会见几位老同学，因而被指名的就串联起来开了一个小会，会上又扩大了参加欢迎的同学，形成了一个未具体化的校友会。黄老来到后，带来了美国、香港等地的校友录及情况动态，为与会与未邀请到的同学们所关心，感叹有组织广州清华校友会的必要。开始时校友不过三十多人，多为老清华及联大同学，经过几年活动，目前（指到1985年）已有会员校友八百人，会员范围也遍及全省了。广州清华同学会于8月26日为黄老举行宴会，会上唱校歌，讲校友趣闻逸事，欢呼“啦啦”，照相留念等，既热闹而又情趣高昂。

1992年10月20日至28日，黄中孚老学长在上海与老校友欢聚，并合影留念。……



《清华校友通讯》上还经常发表他的专栏。

1983年复8期上刊登的《黄牛专栏》，报道了美国纽约、新泽西州、马里兰州、路易斯安娜州、宾州匹兹堡市，加拿大温哥华、德国、台湾等地34位校友的信息。

1986年复13期上刊登的《海外的先行者》，报道了37位校友的信息。

1989年复20期上刊登的《黄牛专栏》，报道了美国、加拿大、香港、广州、南京、北京、上海等四十余位校友的信息。……

2005年2月10日，黄中孚在泰国曼谷仙逝，享年97岁。清华校友总会向黄老的女儿黄西林女士发了唁函，并以清华大学和清华校友总会的名义向黄老学长敬献了花圈。

正如唁函中所说：“黄老学长一生坦荡、正直；热爱祖国，热爱清华。在校庆日时多

次回北京参加校庆聚会，努力加强海外清华校友联络，在校友聚会上宣传清华精神，其精神为众清华校友所钦佩。我们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但他的精神将在清华永存。”

### 获“特别荣誉奖” 实是众望所归

为了表彰孙增爵学长在校友工作方面的杰出贡献，清华校友总会在2006年向他颁发了“校友工作特别荣誉奖”（共四名，其中海外两名）。在众多校友中孙老获此殊荣，实在是众望所归。

孙增爵(1912~2007)，浙江杭州人，1929年从现名为“杭州高级中学”的学校毕业，考入清华。1933年在清华化学系毕业后，考上了清华留美公费生，1934~1938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系先后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后成为当时极为难得的MIT第一届A. D. Little 博士后研究人员。后回国，在后方从事支持抗日的研究工作。曾在孙老领导下的彭少逸院士回忆说，他在1941年到重庆动力油料厂研究室工作，当时的室主任孙增爵先生（清华大学1933年毕业，美国MIT博士）对研究工作中的创新问题十分重视，积极倡导新观点、新方法。当时处在抗日战争时期，条件非常艰苦，即使在那种条件下，在孙老的领导下，他们仍然完成了很多开创性的研究。1944年孙老应邀赴美加入MIT辐射实验室，从事与抗日战

争密切相关的研究项目。二次大战结束以后，他转入美国精细化工等工业部门从事研究及高层管理工作，1977年退休。他在专业领域很有建树，拥有57项专利。孙增爵长期以来热心校友的联络工作，他在1979~1983年间担任过纽约清华同学会会长，后又任该会董事、董事长。他待人真诚热情、办事认真负责，他的崇高品质、资深的经历和出色的组织能力在校友中享有很高威望。长期以来他为促进母校和在美国清华校友的联系、推动清华和美国相关高校等的合作做了大量工作。

1983年以后，孙增爵几乎每年都在校庆前后来学校住上几天，看看学校和北京的变化，积极参加他们级友的返校聚会和校庆有关活动。1933年毕业的五级学长们在校时就以“包藏着活跃的生命，拥有许多杰出人才”而著称，孙增爵本人也曾是《清华周刊》的编辑。毕业后更是涌现了一大批像赵九章、王竹溪、吴祖襄（组湘）、万家宝（曹禺）、钱钟书、程裕淇、张民觉、乔冠华、夏勤铎等等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史学家、政治活动家和实业家，为民族的强盛、国家的兴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从1983年毕业50周年返校举行活动开始，他们在20余年间，每年组织同级级友回母校聚会，毕业或入学逢五、逢十的年份，还编辑纪念册、制作纪念品。这样一批年逾古稀、耄耋的老学长，20



黄中孚学长2001年于清华

余年难能可贵地坚持下来，在很长时间内成为清华校庆活动的一个亮点，生动地反映了老学长们热爱母校的深厚感情。孙增爵是这个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差不多每年都和夫人张鸣冬女士不远万里，不顾年迈回来参加有关的活动。2006年9月16日，年已94岁高龄的孙老携夫人张鸣冬专程回杭州参加了清华大学浙江校友会第一届理事会的成立大会。

清华大学原校长张孝文回忆说：“我和孙增爵先生第一次见面还是在80年代初我在化工系时，参加我们系主任汪家鼎教授接待他的来访。汪先生在1944~1945年也在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系，取得硕士学位，在MIT他们都师从美国化学工程界先驱者、被誉为化学工程之父的刘易斯（W. K. Lewis）教授。所以孙先生和汪先生还多了这样一层师兄弟关系，改革开放之初我有机会参与他们在清华园的相聚，他留给我那宽厚谦和，平易近人长者的印象至今难忘。”

张校长说：“1985年后我开始做学校领导工作，每逢校庆我们见面的机会也就增多了。和他交谈能感受到他热爱中华、热爱清华的真诚情怀，经受生动实际的清华优良传统的教育。他虽然身居异邦，远在万里以外，但是一直关心着清华点点滴滴的消息，尤其是非常关心清华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进程中的发展和变

化，积极向学校提出他的看法和建议。他认为：‘大学是培植人才的机构，学校教授与学生的才华和表现应该是衡量一个大学的主要标准。’他积极推动在美校友对学校的捐赠，自己也多次为母校捐款设立奖学金。2000年他还把他们夫妇珍藏多年十分宝贵的中国国画大师徐悲鸿的画作‘食草马’通过清华北美教育基金会赠给了学校，表达了他们诚挚的爱校之情。他利用校庆期间返校的机会，积极参加奖学金发放等活动，鼓励在校学生继承清华优良的传统，努力学习，准备为民族的强盛和国家的兴旺做贡献”。

纽约清华同学会在上世纪40到70年代间，是一个友谊交际的团体，每年在校庆时举行年会聚餐，多年来由1933届的学长黄中孚（“黄牛”）召集。1980年初，在当时任清华同学会会长的孙增爵与秘书崔兴亚（1936届）等人的推动下，筹划将同学会变成有法律地位的组织。由担任律师的杨镇邦（1936届）经手，向纽约州政府注册，作为一家非营利性公司，于1980年4月27日年会时，正式宣告成立。注册完成后，同学会又向美国联邦政府税务局申请获取免税地位，以便校友或其他人士经同学会



2004年校庆日张孝文、张克鏞夫妇（左）与孙增爵、张鸣冬夫妇（右）于工字厅合影

向清华大学赠款时有减税的权益。到1980年12月，在母校70周年之前终于得到核准。办理此事，相当费时、费力、费钱，没有孙增爵他们执着的努力是很难成功的。

改革开放以后，1980年5月，学校第一次组织由刘达校长率领、高景德等10位领导和教授组成的代表团访问美国。以孙增爵为首的纽约清华同学会作为代表团在纽约访问的东道主，多方联络，精心安排，使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孙增爵还专门组织邀请代表团成员分别到他和一些清华校友家过周末，大大加深了母校代表团和校友们之间的感情。

尊敬的老学长于2007年11月29日上午在纽约逝世。他“期盼清华校友们能为学校和国家做更多贡献”的愿望，我们应尽力去实现。

在纪念清华校友总会成立一百周年的今天，我们永远怀念这些大洋彼岸的鸿雁。📖